

梭凌板滑过的旧时光

刘先录

手心总残留着一缕凝固回温的刺痛，细针扎一般，一想起，便撞开伽罗寨的旧年——那是梭凌板呼啸而过，藏在星星麻窝里的年味。几十年风霜掠过，记忆却依旧鲜亮，如同昨日。

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伽罗，一个藏在黔西北大山深处的小山寨。小时候只跟着大伙儿顺口叫，后来翻阅《金沙地名志》才得知，这是彝语“星星麻窝”之意。所谓麻窝，便是山间散落的小块洼地，半亩、一亩均可冠以此名，寨中最大的沙坝麻窝也不过八亩，其余谢家麻窝、火石麻窝等，更是零星细碎。

全寨彝汉杂居，刘家三户，陈家四户，还有李家孙家王家，总数不过十来户人家。奶奶是陈家姑奶奶，父辈皆是姑表至亲，一山一水，一寨亲情，连得紧密。屋后那座土山，人称刘家大坡，是寨子的地标，放牛、割草、打猪草，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，深深浅浅印在坡上。我在伽罗长到十几岁，考学、工作才离开山寨，可根，始终扎在那些星星般散落的麻窝里。

伽罗产煤，家家户户做饭取暖皆以煤为薪，少见烧柴。冬日最常见的是“四块瓦”火炉，火旺而暖足，夜里不必点灯，炉火自能照亮一屋。围炉闲谈、听书讲故事，人人脸上都映着暖红，是山寨冬夜最安稳的热闹。

一到腊月下旬，年味便浓了。因海拔偏高，本地蔬菜难种，不像如今随手可栽，临近除夕，进县城采办蔬菜便成了大事。我们背着竹编夹背，步行四十里山路，偶尔搭车，多半靠双脚丈量。肉不必买，家家都杀年猪，香气早已漫过山寨，只采办胡萝卜、生姜、韭菜、大葱、花菜等物。一路负重而归，想到年夜饭里的鲜爽，脚步也轻快起来。

除夕这天，年味抵达顶峰。最隆重的，是敬奉先人的仪式：堂屋正中摆上方桌，三面设座，六副碗筷、六杯酒，将新做好的菜肴一一端上，点香燃烛。少时只觉规矩繁多，年长方知，那是山乡代代相传的敬畏与念想，让简陋的年，有了厚重底气。

年夜饭朴素甚至清简，桌上似乎从未凑齐八样菜，可最香、最难忘的，始终是豆花腊肉。豆花煮得偏老，大碗盛出，蘸上自家辣椒水，一口暖透胸膛；腊肉配豆豉或大头菜翻炒，油润鲜香。菜不多，一家人围坐，却吃得安稳舒心。

有一年父亲不在家，哥哥破例开口：“今天过年，想喝就自己倒。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，几口下肚便天旋地转，醉倒在地。那股辛辣与茶撞，也成了年味里格外清晰的一笔。

年，亦是无声的文化熏陶。父亲常给我讲春联，自己却很少张贴，最熟的一句是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后来去平坝大寨，见大门、小门、厨房、窗圈都贴满红联，心头一热，也生出仪式感。高考那年，我自买红纸，自撰联语贴于门上，字拙意真，只觉得时光珍贵。到县城工作后，我常常写春联贴春联，如今退了休，不再动笔，心里却总像少了一道必经的关卡。

从除夕到正月十五，欢乐在寨子里流淌。我们常去陈家表亲处聚聚，打扑克、争上游、中心五、三五反，输了便贴胡子、钻板凳脚，笑声此起彼伏。

闲时，父亲与长辈们围炉说书。家中《三国演义》翻得卷边，《封神》故事则靠口耳相传，也讲岳飞、唐僧取经、薛仁贵征东。老人们常说：“真三国，假封神，一部西游哄死人。”半是戏言，半是代代相传的见识。偶尔，父亲也会说起孝歌，提及光武帝刘秀的典故，那些故事与唱词，伴着炉火，深深烙进我的童年，成为乌蒙山深处最朴素的文脉。

正月里还有一件暖入肺腑的事，便是去麻树寨给继祖母拜年。继祖母也姓陈，在祖母过世后来到家中，生下玄叔，土改后分地在两三公里外的麻树寨。每年正月，我与弟弟，有时约上堂弟妹前往拜年。老人家待我们亲如嫡孙，好饭好菜相待，临行还要塞满吃食、悄悄塞给零钱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那一身温柔的力量，每一念及，心便温热潮湿，久久不散。

奇怪的是，童年伽罗的春节，几乎没有鞭炮声，许是物资匮乏，许是山乡清寂，年的热闹，全在梭凌板的风里、豆花的香里、炉火边的故事里。后来到县城安家，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除夕子夜鞭炮齐鸣、烟花映天，才知道也可以这

金沙西抵乌蒙山尾，东接大娄山头，伽罗正坐落在乌蒙山余脉深处。屋后刘家大坡海拔一千七百多米，山寨安于山脚，海拔一千五百米，比县城高出六百多米，山寒水冷，却养出最醇厚的人间烟火。一进三九四九，凝冻封山，厚冰覆路，却封不住孩童的野气。那时没有精致玩具，最畅快的莫过于“梭凌板”——不过一条家常条凳，搬到高处坐定，顺势一滑，便如轻舟破冰，“嗖”地冲出几十米外。

我家门口地势天然成坡，冰面光洁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一大群人在冰天雪地里疯跑嬉闹，我也曾玩得太久，双手冻得僵硬麻木，进屋围在煤火边取暖，血液回流时，刺痛钻心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如今回想，那疼、那狼狈、那刺骨又温热的滋味，竟是伽罗独有的年味前奏，冷冽，却热气腾腾。

忘的，始终是豆花腊肉。豆花煮得偏老，大碗盛出，蘸上自家辣椒水，一口暖透胸膛；腊肉配豆豉或大头菜翻炒，油润鲜香。菜不多，一家人围坐，却吃得安稳舒心。

有一年父亲不在家，哥哥破例开口：“今天过年，想喝就自己倒。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，几口下肚便天旋地转，醉倒在地。那股辛辣与茶撞，也成了年味里格外清晰的一笔。

年，亦是无声的文化熏陶。父亲常给我讲春联，自己却很少张贴，最熟的一句是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后来去平坝大寨，见大门、小门、厨房、窗圈都贴满红联，心头一热，也生出仪式感。高考那年，我自买红纸，自撰联语贴于门上，字拙意真，只觉得时光珍贵。到县城工作后，我常常写春联贴春联，如今退了休，不再动笔，心里却总像少了一道必经的关卡。

从除夕到正月十五，欢乐在寨子里流淌。我们常去陈家表亲处聚聚，打扑克、争上游、中心五、三五反，输了便贴胡子、钻板凳脚，笑声此起彼伏。

般喧闹。再后来城市禁放，年味少了声响，却多了安宁，偶尔回乡，仍能听见山间爆竹，那是乡村不改的年味。

如今我已从金沙职校退休，鬓已染霜。生活早已今非昔比，蔬果随时可买，不必再跋涉四十里背篓；年夜饭可订酒楼，一大桌珍馐，二十余亲人围坐，尽享团圆。今年春节，家人早已安排妥当，接来亲友共聚县城，热热闹闹守岁。

回望半生，最深最真的年味依旧在伽罗的凛冽里，在梭凌板滑过的旧时光中。它不在繁华陈设，不在喧嚣鞭炮，而在星星麻窝的彝汉乡情，在刘家大坡的童年足迹，在父亲口中的联语与故事，在一碗豆花腊肉的温香，在继祖母一声“玄儿”的软语里。

立春已过，马年已到，乌蒙大地新岁启封。岁月流转，年俗在变，生活在变，可刻入骨血的乡愁、藏在烟火里的温情、代代相传的山乡文脉，从未走远。梭凌板早已滑过半生风雨，那些清苦却温暖的旧年时光，依然在心底滚烫，成为我一生回望、一生眷恋的——乌蒙年味。

(作者单位:贵阳市商贸学校)



随笔三篇

贵阳市尚义路小学四年级 管乐祥

秋天的故事

秋天,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。先说说“丰收的故事”吧!秋天,稻谷上场,就像黄金的薯条一样,农民伯伯在田地里割谷子,身体虽辛苦,但是心里乐呵呵的。

再说“树叶的故事”吧!树叶从树上落下来,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,在空中飞舞着。枝繁叶茂的大树变成光秃秃的,他们在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春天。

“大雁的故事”就更有趣了,往南飞的时候一会儿排成“人”字,一会儿排成“一”字,它们正朝着温暖的梦想飞翔。

秋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,不信你就仔细观察吧!

小榕树和小松柏

春天来了,小榕树发芽了,但是小松柏还没发芽。

小榕树又粗又壮,碧绿的叶子像绿色的头发。而小松柏光秃秃的没有长出叶子,小榕树嘻嘻哈哈地笑了。

秋天来了,小松柏枝繁叶茂,但是榕树却变得光秃秃的,一旁的小松柏没有嘲笑小榕树,反而安慰地说道:“我们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,看到别人的闪光点”。

小榕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夏天的夜晚

夜晚来临,太阳跑到山后面和我们捉迷藏去了,乌黑的天空让人们看不清谁是谁。

一阵凉爽的风,轻悠悠地拂过脸颊。路灯和月亮开始发光,叶子在空中乱摆,小鸟也飞来飞去。

渐渐地,路上的行人变得越来越少了,嬉戏打闹的孩子们也陆续回家了。

小花、小草和孩子们开始睡觉了,猫头鹰开始工作了,路灯的光束成为蚊子们聚集玩耍的“乐园”,它们在这里演奏着嗡嗡的路边音乐会。妈妈们拿着蒲扇,给孩子们哼着歌谣,多么美的画面啊!这将成为多年后每个孩子记忆中最难忘的乡愁。

夏夜的美景可真多啊!

指导老师:敖雨花

奇峰挺拔 勢巍獨據
南秀毓多 雨後嵐光
蕩晴餘黛 色五霄拖
天外揮椽 筆已兆人
第一科倘 使攜筇絕
山一覽俯 森羅頂眾

乙巳年柏洋書

兴义笔山中学高一(6)班 柏洋

风吹涟漪起

兴义笔山中学高二(12)班 朱珂玥

穿过长长的林荫道,尽头立着一块刻有“笔山中学”四字的巨石。这座坐落于城市喧嚣之中的校园,自有一份独一无二的宁静,承载着我的记忆,见证着我的成长,也收藏着无数少年的欢笑。

时光煮雨,岁月逢花。进入笔山中学已有一年半载,日子看似平淡重复,可细细回想,校园里的点滴仍如阵阵涟漪,在心中荡开,久久不散,令人回味无穷。

秋冬时节的笔山中学,晨曦未露,校园便在静谧中渐渐苏醒。操场上回荡着“运动健康,拼搏阳光”的口号。早餐后走回教学楼,踏上石阶,穿过笔山亭,路旁枫叶簌簌飘落,卷曲着铺在地面,像一层温柔的地毯;梅花花苞奋力绽放,清香沁入心脾。一楼教室里,同学们已在准备早读,一切静谧而美好。

课堂上,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回荡,生动地讲述着课本内外的知识,既引领我们追求优异成绩,也教会我们生活与成长。黑板上的公式、笔记本里的字迹,都在提醒我们学海无涯,我们正行走在漫长而充实的求学路上。偶尔,窗外一景掠过眼帘——一只飞鸟、一片落叶、一朵流云,便引得思绪天马行空,畅想未来的方向与生活。校园风景依旧,仿佛在静静等待新一轮的成长与收获。

中午的校园食堂永远热闹非凡,大家三五成群,分享着一天的趣事与欢喜。饭菜香气弥漫在空气里,交织着青春的笑语,构成独属于校园的烟火气息。此刻,烦恼与压力都被暂时抛在身后,只剩下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下午放学,是我一天中最喜爱的时光。教室里有留下自习的同学,图书馆里有静心阅读的身影;篮球场上,少年肆意奔跑、挥洒汗

水;跑道上,热爱田径的同学奋力向前;乒乓球桌旁,也满是拼搏与竞技的热情;还有在各个社团里坚守热爱的身影,也有匆匆赶回寝室整理作息的同学。遇上晴天,夕阳悬于天际,仿佛触手可及,每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匆忙的、闲适的,一切美好都像一幅温柔的画卷。

享受过傍晚的温柔,晚自习如期而至,同学们再度投入学习。安静的教室里,只听见书页翻动、笔尖与纸张摩擦的声音。充实而略带疲惫的学习过后,内心满是踏实与自洽。

晚自习结束,回寝室的路上,大榕树上缀着暖光彩灯,晚风轻拂,白日的疲惫在微凉夜色里渐渐消散,充实的一天在此缓缓收尾。抬头望见夜空中闪烁的星辰,仿佛在默默为我们鼓励: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都值得,明天依旧明亮。

夜深人静,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。我躺在床上,思绪随窗外清风轻轻飘散,回想一天的点滴。

在笔山中学平淡往复的每一天,其实都是我一寸寸走过的青春。它像一阵掠过心湖的清风,在平静水面激起涟漪,让我第一次清晰照见自己的模样——既有波光粼粼的理想,也有深不可测的迷茫。

笔山中学,便恰似这阵风。时过境迁是必然,风总会停歇,湖面终将重归平静。但笔山中学的每一个角落,都藏着我独一无二的回忆,时光无法带走,岁月难以磨灭。那些被青春之风激起的涟漪,会一圈圈扩散,直至影响我们一生的航向。

感谢这阵风,让我在归于平静之前,得以窥见灵魂最初、也最热烈激荡的模样。

“5G时代”

遵义市播州区第四小学 张艺涵
指导老师:万昭霞

